

## 第八回 深心叵測好計通同 一味歪纏作法自斃

如今說到劉三公子在家思念寶珠，倒弄出相思病來，因為岳翁休致，常去替老人家解個悶兒。那天趙璞請到書房坐下，談了一回閒話，趙璞道：「老爺子年來頑小老婆頑昏了，皇上說他昏庸，是不錯的。但小李兒我恨他極了，恨不得我拿刀子砍他！他老人家好好的個官，被他奪了去，如今很少些出息呢！小李兒臉蛋子好，皇帝老兒歡喜他呢！」劉公子道：「皇帝應了《隋唐》上兩句話：『惡老成，喜少年。』」趙璞道：「怎麼不是！你看小許兒，小松兒，都是美貌，所以個個升官。」

這句話提起劉三公子的心事來，說道：「小松兒真愛煞人！他那種媚態，令人銷魂！你知他是誰？他是個女子！」趙璞道：「你如何知道呢？」劉公子眼都笑細了，說道：「你不要聲張，我告訴你。那天我同他們幾個在南小街翠紅家吃酒，我同他取笑，他那光景，害羞的了不得。我先踹他的腳，他那神情真好了，我也形容不來。」

劉公子說到此處，竟笑得攏不起口來。笑了好一會，又說道：「我又捏他的腳，竟是一雙瘦小金蓮，我就同他飲酒取樂，他倒很有情於我。正有點意思，誰知我家柏忠這奴才上來說了幾句混話，弄決裂了，大約因人多，臉上下不來了。我次日去會他，沒有會著，一連去過幾次，他總不見我。請他又不來，不知為著何事心裡惱了。把我真想壞了！」趙璞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我看他一團姑娘腔，我也疑心，你說破了，一點不錯。前天我同他在小李兒家拜壽，我心裡還想的，就帶相公，也沒有這種妙人。那天酒席真快樂，你要見他麼？」劉公子道：「怎麼不想他？心都想空了！」趙璞道：「不難！在我身上。」劉公子道：「吾兄有何妙計？」

趙璞附耳說了幾句，劉公子樂得了不得，連聲道：「好計好計！全仗玉成。事成之後，當有厚報！」趙璞道：「你我至親，莫講套話。」又談了一會，劉三公子辭去。

次日，趙璞坐車到松府拜會，沒有會見。午後又來，說有要話面見大人，門上傳進去，寶珠想：他有甚話說？著門子請了進來，到二廳坐下。寶珠出來相見，趙璞先道了喜，笑嘻嘻的恭維一番。談到劉三公子，趙璞佛然道：「年兄不知，我們雖是至親，卻不是同調。不知什麼緣故，性氣大合不來。而且他的行為，小弟也看不入眼，所以不大往來。」又道：「年兄高升，小弟尚未盡情。明日姑蘇會館備一兩樣小菜，萬望賜光。日間恐年兄有公幹，申刻候教罷！」寶珠道：「你我也不拘俗套，明日家母舅約定了，吾兄的盛意，心領罷。」趙璞道：「年兄說那裡話！弟就知道年兄不賞臉，所以親來奉請，務必成全薄面。明日不得閒，就是後日。」

說著，又打了兩恭。寶珠見他出於至誠，只說他是巴結意思，況且面情難卻，問道：「同席還有何人？」趙璞道：「不敢另請外人，致撓清興。」寶珠問這句，是怕席上有劉三公子。今見他說沒有一個外人，就慨然允了道：「年兄既勉諄諄，後日定來叨擾。」趙璞心裡歡喜，又打一恭，告別而去。

隔了一日大早，趙璞就有帖來邀過兩次，午後又有人來。至五點鐘，寶珠上車，到姑蘇會館，趙璞遠接出來，邀了進去，直到後邊一個玻璃房裡敘禮坐下。寶珠道：「此地倒還幽靜。」趙璞道：「在外邊恐有俗客闖進來，所以內裡覺得好清雅些。」有家人送上茶來，二人寒溫幾句，排上酒來。趙璞定席，喜孜孜一團和氣，不住的說長說短，想出些話來恭維。約有上燈的時候，只聽外面一陣腳步進來，喊道：「那一處不尋到，原來在此請客呢！」

寶珠一看，見是劉三公子，心中大驚，只得起身讓坐。劉公子道：「松年兄，你把我想煞了！」說著，送上一杯酒來，道：「年兄滿飲此杯，也不枉我一番情意！」寶珠頗為動氣，明知兩人同謀作祟，暗想：「今日落他圈套，如何是好呢？」

劉公子吩咐家人暖一壺酒來，說：「你們眾人都退出去，不奉呼喚，不許進來！有人來偷瞧，我少爺是不依的！」家人答應，趕忙出去。寶珠見他喝退家丁，心中格外害怕，粉面上紅一陣，白一陣，低頭不語，轉一念道：「不可亂了方寸！憑著胸中謀略，對付他就是了。」

劉公子見無人在面前，笑道：「前天柏忠不知輕重，得罪了你，我倒很過不去。你也打過他了，可以出氣。你千萬別要怪我，你同我是最好的！」寶珠故意笑了一笑，道：「他也太孟浪了，不怪我惱他，人稠眾廣的，象個什麼意思呢！」劉公子心花都開了，笑道：「我的人兒！我說你不惱我，我就知道你的心。」寶珠道：「我惱你幹什麼？」

遂斟一大杯酒，送到劉三公子面前，微笑道：「你飲了罷！」劉公子心裡喜歡，接過來一口飲盡，還把杯照了一照，道：「乾！」寶珠又送一杯與趙璞，趙璞道：「我量淺，半杯都不能。」劉公子道：「人家的好意，你也不能下人面子！」逼著他飲乾。劉公子道：「你也吃一杯。」寶珠道：「我吃，你要陪我吃呢！」劉公子道：「很好。」自己斟上一杯，又代趙璞斟酒，先催趙璞吃乾，自己也就吃盡。寶珠將酒吃了一口，遞與劉公子道：「你吃我這杯殘酒。」說著，嘻嘻的笑了一笑。

劉公子大樂得當不得，又吃盡了。寶珠又送上一大杯道：「你把這杯吃了，我有話對你講。」劉公子道：「你先講。」寶珠把眼睛一笑道：「我不依。」劉公子見他媚態橫生，真是見所未見，身子如提在雲端裡，心裡早已就醉了，又加上四大杯急酒，心內有些糊塗，說道：「該吃，該吃。」倒把一大壺酒，抱在懷裡，也不要人灌，左一杯，右一盞，只管吃了不住，大叫：「來人！送上十壺暖酒進來！你們就出去，不許在房裡伺候！」家人送酒，隨即走開，劉公子還叫把門閉上。

此時，劉公子已有八九分酒意，說道：「我的人兒，你有話，可以講了。」寶珠在劉三公子耳邊說道：「我怕趙年兄聽見呢，你再進他兩鐘酒，我就講了。」趙璞見他兩人頑得有趣，呆呆的望著。劉公子執著一大杯酒過來道：「你再吃一杯。」趙璞道：「萬萬不能！」劉公子也不多言，直送到他唇邊一灌。趙璞這杯熱酒下去，頃刻天旋地轉，癱在椅上。寶珠笑道：「他酒量就不如你，你的量好，我倒要瞧你能吃多少！」

遂將酒壺取在手中，走了幾個俏步，到劉公子身邊坐下。劉公子喜得骨軟筋酥，笑不攏口。寶珠撒嬌撒癡的，將酒壺套在他嘴上，只顧往下灌。劉公子道：「慢的也好。」寶珠道：「我喜歡看你吃爽快，看你吃，我就惱了！」劉公子骨都骨都一口氣吃下大半壺去，已有十分大醉，還說道：「我的……人兒，愛你……我……不」一把將寶珠扯到膝頭上坐下。

寶珠究竟柔媚，掙扎不得，心裡著急，反笑道：「你把趙年兄送上牀去睡，我們再頑。他睜著眼看我呢，我不喜歡他。」劉公子聽見寶珠說話，如父命一般，賣了若干力氣，將趙璞拖上炕去，又替他拉了靴。寶珠道：「我同你替他蓋上衣服，別叫涼著。」劉公子才爬上去，寶珠在後用力一推，劉公子一個頭眩，滾進去了，再也不得起來，倒反睡著了。

寶珠看見好笑，說道：「何苦如此！我得罪了，讓你二位同上陽台罷！」走出來，將門仍然閉上，一直到外邊，吩咐套車，又對劉、趙家人道：「你們不奉呼喚，進去不得的。我有正事，一會子還來呢！」眾家人答應，又不敢多問，不知他們什麼意思，只得在外伺候。寶珠上車回去，進房將此事與紫雲聽，心裡氣極，倒反笑了一回。紫雲道：「你以後處處要留神，不是當耍的！」寶珠道：「這些庸才，又何足懼！」紫雲道：「不是這等講，惡人有造禍之才，外邊物議也是難聽的。」

不題寶珠回家，再說劉、趙二人，睡到二更以後，家人又不敢進來，燭也滅了，一盞殘燈，半明半暗。劉公子先醒，坐起身來，呆呆的想，不知在什麼地方。又要撒尿，下牀來摸夜壺，摸了半日，摸著趙璞一隻靴，撒了一泡大黃尿，倒又上炕來坐下，心裡模模糊糊，記不得在何處吃酒的。再看旁邊有個人睡著，細細看了一會，再認不出誰來。想想又看，看看又想，倒被他想起來了：「我今日用計賺小松兒的，被我弄上了手，這睡的是一一是小松兒了。」

此時心裡一喜，遂將趙璞急急抱住，口口聲聲：「我的人兒，我少爺樂得受不得了！」用手去扯他衣服，扯也扯不下來。格外用力，趙璞一件衣裳，撕得粉碎，一片片掛將下來。劉公子見尋不出門戶，把住趙璞只管抖，又將舌頭伸在他嘴裡，倒把趙璞抖醒了，酒氣上擁，嘴一張，一陣醃醬東西隨口吐出來。劉公子正將舌頭伸在他嘴裡，卻好對準吐了一臉，滿滿敬人一個皮杯，花花綠綠，堆有半寸多厚，一股臭味，聞不下去。

劉公子把頭兩邊搖，口裡亂吐道：「這個丫頭，了不得！倒了馬桶了。」此刻趙璞已醒，見人摟著他，罵道：「誰在少爺炕上！」劉公子道：「你還假充少爺呢！你這作怪的丫頭，我識破你了，你還敢強麼？」趙璞聽見人口口聲聲叫丫頭，心中大怒，道：「誰是丫頭！你這王八蛋是誰？」劉公子道：「你還賴呢，快些從我少爺，跟我回去做小！」

趙璞大怒，一手打去，正打在劉公子臉上，倒把手沾得濕搭搭的，聞了一聞道：「這王八羔子，好個臭臉蛋子！」劉公子笑道：「你這丫頭，怎麼就打起少爺來？我少爺想升官發財呢！」趙璞急了，極力用手一推，劉公子不提防，一跤跌下炕來，坐在地下大罵。趙璞喊道：「我的人在那裡呢？放這王八羔子在少爺炕上胡鬧，快些替我打出去！」

眾家人在外，聽見主人叫喚，大家進來，見這兩個好模樣，忍不住好笑。將燭台點起，見地下坐著一個花臉，指手畫腳，還在那裡罵人。炕上一個就同花子一般，身上披一片，掛一片，也在那裡亂罵。眾家人不知是何緣故，只得站立一旁。趙璞道：「你們進來，還不把他礮出去！」家人回道：「奴才們不敢。」趙璞問道：「他究竟是誰？」家人道：「姑老爺。」趙璞道：「他又怎麼來的？只怕未必真，你們細看看。」劉公子道：「我少爺誰認不得？你裝不認識，才好打我呢！你這怪丫頭，不要支吾罷。」家人道：「沒有什麼丫頭，這是我們少爺。」劉公子道：「那個少爺？」家人道：「趙二少爺。」劉公子道：「我不信！你們充他來嚇我麼？」

爬起來，向趙璞臉上一認，趙璞也在劉公子臉上細望，這副齷齪臉，看不下去，七孔都堆平了，只見兩個眼睛在裡頭翻來翻去，二人不覺好笑起來，問家人道：「松大人呢？」家人道：「一晚去了，說有正事，一會就來的。少爺吩咐不許進來，只好在外伺候。不是我家少爺叫，還不敢來呢。」劉、趙二人說不出苦來，只有暗暗會意。家人送上水來，劉公子洗了臉。

趙璞見炕上糟踏得同毛廁一樣，看看身上，撕得不成形，也不好開口。坐在炕邊，將靴子取來一蹬，只聽咕吱一聲，套褲襪子都浸透了，一股騷氣，衝得人都要嘔了。趙璞恨道：「這是怎麼的！糟了糕子了！」家人上來，趕忙褪下，只見腳上濕淋淋的。

劉公子想了一想，不覺大笑。趙璞又好笑，又好氣，說道：「我真被你坑死了！」劉公子道：「我還怪你呢，是你的妙計！」彼此埋怨一番，不免又好笑起來。家人同看會館的借了一雙靴襪，把趙璞換了。趙璞道：「諒來不得成，丟了這條腸子罷！」劉公子道：「今日怪我大意了。這個冤家，他不上我手，我也不見你！」看表上已有兩點多鐘，二人只得上車回去。正是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。不知劉三公子可肯罷休，且看下文分解。